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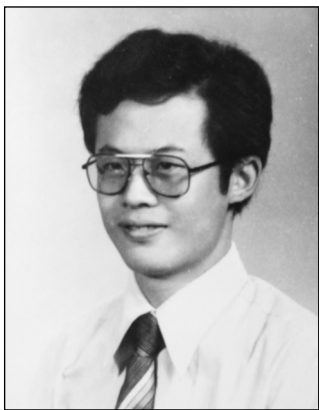
□ 母校纪事

交响乐队外，还有合唱团等，有时还邀请知名音乐家和指挥家来校辅导和讲课，一些中央的音乐团体也会来演出。陆老师工

作严谨，要求大家也很高。在乐队除学习了许多音乐知识和演奏技巧外，也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的休学

○池 道（1980级计算机）



池道学长 1986年大学毕业照

我读本科用了6年，两年半在0字班，两年半在1字班，中间1年在游学，求学于北大、人大、社科院和棋院。在0字班和1字班之间，不偏不倚，也算是一碗水端平。

休学也分被迫休学和主动休学。被动休学的年年有，主动休学的却很少，我是一个。我是1980年考入清华，在计算机系计02班。当年是学年制，开学一张课表，课程、教材、教室、教师全都定得死死的，一方面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也想得很少，意识不到偌大的清华和外面的世界还有什么其他的学问和其他的课程。

最先意识到其他专业课程跟计算机系

差别很大，是由于经0。1979年，清华成立了经济管理工程系，1980年招收了第一个本科班，就是经0班。经0总共只有31位同学，想必是学校没办法给这么一个班单独安排基础课，于是安排经0跟计算机系的4个班一起上了两年的基础课。经0和计0，虽然不在一个系，却是地地道道原生态的同学。

由于同窗，又由于各自有不少原本就熟悉的清华子弟和清华附中同学，两个系很快打成一片，以至于毕业多年之后，每逢校庆，经0同学和计算机系0字班的同学时常有交织聚会的情形。经0的同学参加过计0的活动，计0的同学也参加过经0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机会看到经0的课表，感觉相当新奇，于是便经常旷着计算机系的课去听经管系的课。记得上过管理学和经济学，课余时间还陆陆续续读了泰勒的《管理学基础》、萨缪尔逊的上中下三大本《经济学》等经济学、管理学专著。

第二次大开眼界是由于计算机系7字班的师兄。7字班是“文革”后的1977年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这一届同学很独特，集1966年至1977年十余年人才的精华于一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少师

兄是工作多年后从所在单位直接考进清华的，之前就已经是各个单位的业务骨干，来清华只是为了能够系统地学习基础课。到了我入学的时候，7字班已经是大三了，基础课已经学完，进入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阶段。每逢开学，申请免修的同学不乏其人，记得有白硕、楼继伟、郭建英等师兄，不过，确实不记得有师姐申请免修的，看来，师姐乖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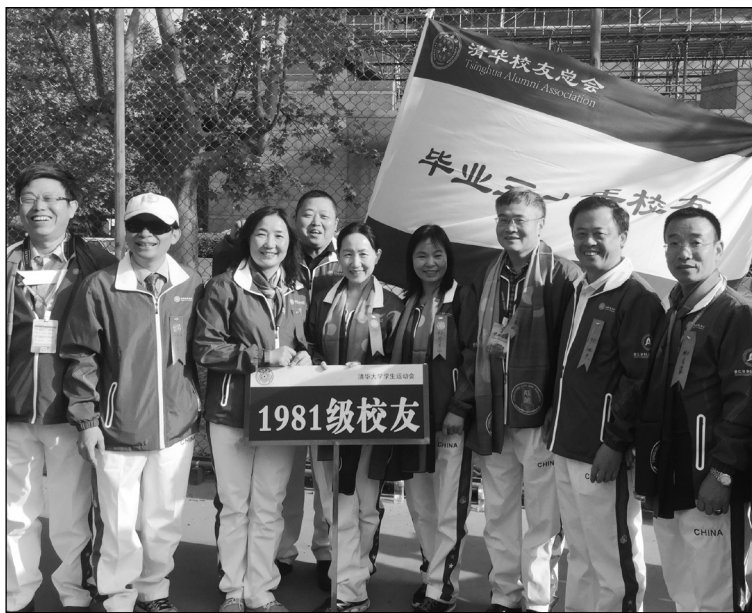
免修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已经令我震惊。更加震撼的是，在我们这些低年级小师弟们望着沉甸甸的课表发呆的时候，系里时常传出某位师兄通过了所有课程的免修考试，正在跟学校抗议学年制的不合理，交涉提前毕业的消息！这件事情令我浮想联翩。这些师兄入学前都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工作中竟然能够完全掌握学校的课程。我隐隐感觉到外面的世界似乎很大。

大三的时候，我越发不喜欢清华的呆板，包括计算机系的课程，也包括经管系的课程。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都不是我喜欢的。我想学其他的课程，可是无论在本校还是在外校都没有正常的途径。于是，我想离开清华了。不就是学习吗？学习并不需要非要有个学校。老师们善意地劝我，别这么决绝，可以先休学，尝试一下再说。说实话，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还有休学这回事，这也算是开了眼界吧。于是，我到校医院开了病休证明，反正找个查不出来也治不好的理由也容易。于是，到大三上半学期结束，我成功地休学了。

顺便说一句，我休学的时候，还带着计02班的另一位同学一起休了学。我们之间的共鸣，是因为1983年恰好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都想看看这样一位贵为中国思想理论导师的大师的逝世百年，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俩一起办理了休学手续，一起离开了清华。当然，离开清华之后我们各奔东西，想必各自的经历是不同的。

离开了清华，神清气爽，身心完全自由了。当年的北京，只有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各种社会人文学科都有的。于是，我先去北大、人大，找



2016年校庆，池道学长（右2）与同学们返校庆祝毕业30周年，在参加马约翰杯运动会开幕式入场式校友方阵前合影

□ 母校纪事

找教学楼，认认门，再打听打听社科院有什么途径能学点什么。总之，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不管是哲学还是历史，也不管是地质还是生物，遇到人家上课就进去旁听。有两年半跑遍清华各个教室的经验垫底，进什么教室都如入无人之境。

记得北大的教学楼是低矮昏暗的，楼道很窄，光线不足，教室不大，却整齐肃静。人家上课的时候，我就在楼道里转悠，通过教室门上的玻璃窗看黑板上的内容，没意思就接着看下一间教室，感兴趣就在课间进去听课。北大都是小教室，我这么一个陌生人进去听课，时常引起人家本校同学的好奇，很快也就聊起天来。在北大听过哲学、地质和生物，都不系统，听出个大概，感觉没了兴致就放弃。记得有一次听生物系的课，讲的是植物的叶片。那种掰开揉碎地讲解，不同的叶子，不同的结构，令我万万想不到这些我平时视而不见的东西竟有这么多学问！直听得我昏昏欲睡，



在 1981 级毕业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池道学长演奏小提琴

第二节课就放弃了。但是，大开眼界是一点不含糊的。

人大的教学楼比较新，走廊教室都宽敞明亮。有一门课程我是完完整整听完的，那是人大历史系的史前史。讲课的是黄老师，内容是旧石器时代。黄老师个头不高，带着一副眼镜，总是面带笑意，和蔼可亲，课讲得生动，内容也十分丰富。有趣的是，这门课还有实地考察，光是周口店，我就跟着这个班去了三次！至今我还能给想去周口店的同学做导游。

社科院的研究所好像只去过古脊椎所，但是没什么感觉。因为看上去也就是办公楼，一间间安安静静、看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倒是社科院经常有讲座，地点在政协礼堂的时候比较多，于是就关注着讲座的消息，有讲座就去参加。听过多少已经不记得了，有些无聊，也有一些收获很大，比如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

围棋一直是我的最爱之一。除了听课，还去北京棋院下棋。在北京棋院，跟过惕生、过旭初两位老先生学过棋，也多次得到后来的国少队总教练吴玉林六段的指点。有一天，在宣武小学，赵子良老先生安排刚刚来北京的后来的世界冠军罗洗河让五子跟我对局。那时罗洗河才六七岁，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另加的小板凳上，东张西望，像个小猴子，十分活泼可爱。我思考良久下出一手，小家伙只瞄上一眼就随即落子，最后我被杀得尸横遍野，大败而归！

还有人艺刚刚上演的话剧，记得是《吴王金戈越王剑》。那中间的人物，夫差、勾践、伍子胥、范蠡、大夫文种，还有那在当年引起巨大争议的艺术形式，都是清华园里没有的精彩。

我还曾经一个人骑车去了一趟承德。现在知道这叫游学，但当时却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信马由缰、随心所欲地听课，轻松愉快地看书，自由自在地游历，度过了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年。那是1983年。

游学之后，才知道自己喜欢的专业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才知道其他学校课程更无聊，才知道所有学校也都是学年制，也是开学一张课表，课程、教材、教室、教师全都定得死死的，也一样呆板，一样别无选择。于是又回到清华，于是来到了1字班，计算机系计13班。

回顾大学生涯，最好的决定是离开清华，最神奇的决定是又回了清华。也许，

当初就应该扬长而去，从此游历天下，去读书，去思想。

后来转投经管学院，在经研6读硕士，这是部分原因。那是个呆板的年代，呆板到想休学都不容易，同学未必理解，老师还会做你的思想工作。幸运的是，父母很宽容。面对如此异类的儿子，如此异类的事情，不但没有丝毫干涉，连一句话都不曾说过。但是我相信，父母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深情地注视着我。

就这样，我与1字班成了亲同学，这是当初不曾想到的。人生的美好，往往来自冥冥之中的缘分。

学 军

○王 俊（1977精仪）

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份在清华大学学军时的总结，顿时心潮澎湃，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40年前。

1975年3月，我们1973年入校的学生到驻山西的解放军某师例行了一个月的学军，精仪系是到该师驻定襄县的一个团。我和李自清等几位老师，提前到定襄县部队落实精仪系学军事宜。部队对这次学军非常重视，他们早已将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吃饭住宿等做了大体安排。

几天后，学军人员到达，我们班安排在驻军的重机枪连。学军人员中还有少数教职工随我班学军，有校医院史书珍医生，我系赵子英老师及系工厂小殷。我班王佳、张红莉等7位学校体育、艺术队的同学，

学校另外组织在该师其他团学军。

师生们被分到连队各班，和战士同学习、同劳动、同吃同住（女生另有宿舍），有时同训练。除了衣服是我们自己的，其他都和战士一样。我被“任命”为副连长，不由分辩阻止，通讯员将我的行李搬到了连首长的宿舍，尽管浑身不自在，也只能服从命令。

军事训练紧张有序，每天随着军号声起床，洗漱后就和指战员们一起出操。白天大多是连队的几位班长给我们进行军训。

我们跟连队进行过一次拉练，那天半夜，紧急的集合号将大家从睡梦中惊醒，由于一直有思想准备，所以行动都不慢，几乎和指战员们同时到达集合点，就连40